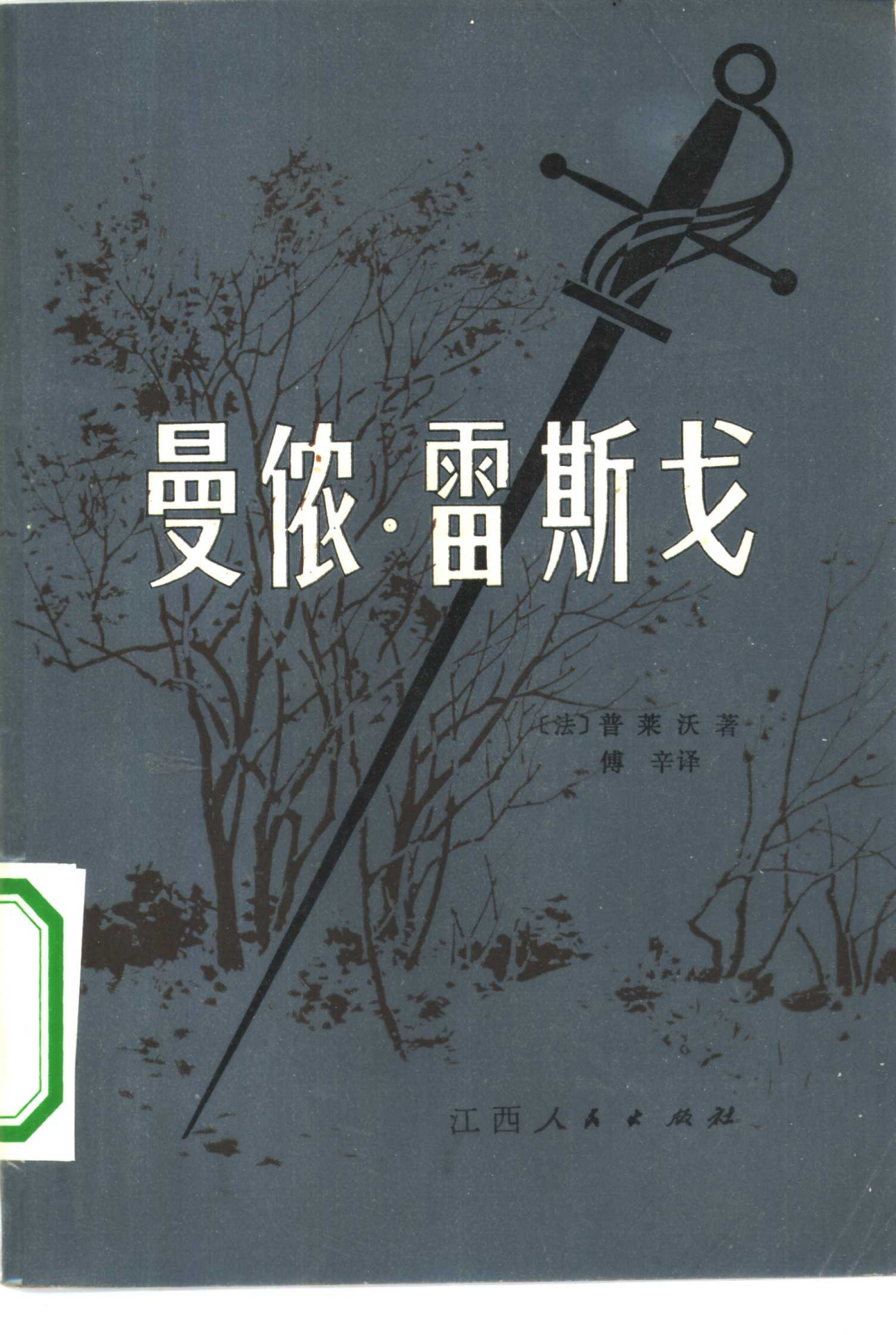




曼侏·雷斯戈

[法] 普莱沃 著
傅 辛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曼 侖 · 雷 斯 戈

〔法〕普 萊 沃 著

傅 辛 译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MANON LESCAUT

labbé Prévost

Payot, Paris 1926

曼侬·雷斯戈

〔法〕普莱沃 著

傅 辛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8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8 字数 12.8 万

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0

统一书号: 10110·109 定价: 0.53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颇受推崇、对法国小说发展有很大影响的法国文学名著。作品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贵族青年格里欧爱上出身低微的曼依，在封建社会的重重压力下，不得不抛弃家庭、地位和前途，并经历了一连串的挫折，以致最后陪同曼依流放美洲，在异乡又遭受迫害，终于以悲剧告终。作品控诉封建制度对爱情的束缚，暴露封建贵族的腐化生活，主题鲜明，情节感人。



作 者 像

目 次

作者意见	1
第 一 部	5
第 二 部	115
译 后 记	205

作者意见^①

我原来尽可以将格里欧骑士的故事插进我的《回忆录》^②里，但是我觉得在两者之间，毫无直接的连系，假使读者看到它们分开，可能会更加满意些。如此冗长的一段叙述，自然要长久地打断我自己的故事的线索。我根本不敢自认为具有严谨的作家的才能，不过我也明白，一篇叙事体的作品，应该避免那些会使作品本身呆滞而又累赘的写法。这是贺拉斯^③的原则：

让作者只说他应该说的话，
其余的应该放弃掉，不要说。^④

甚至不需要依据这样一位大家的名言，也能证实一个

①原文全译是：《一个贵人的回忆录》的作者的意見。本书原来是这本《回忆录》中的第七卷。请参阅“译后记”。

②即《一个贵人的回忆录》。

③贺拉斯（公元前65—8年），古罗马诗人，生于意大利南部一个获释奴隶家庭。写有抒情诗、讽刺诗等，晚期作品《诗艺》最为著名，这封诗体书信是他的一系列文学创作经验谈。

④这两句话是贺拉斯的《诗艺》里的。原文系拉丁文。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的译本，整个一段话是这样译的：“谈到条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它的优点和美就在于作者在写作预定要写的诗篇的时候能说此时此地应该说的话，把不需要说的话暂时搁一搁不要说，要有所取舍。”

如此简单的真理；因为理智就是这条规则的第一个根源。

假使读者在我的一生经历当中已经发现了一点生动有趣的东西^①，那我敢于保证，他们对这本增加进来的书也不至于不满意。在格里欧先生的行为里，将会看到热情的力量的可怕的事例。我所描绘的是一个拒绝幸福而甘愿堕入极端的不幸中的盲目的年轻人，他具有一切最为优秀的品质，却放弃命运和自然给他的有利条件，宁肯选择悲惨的、流浪的生活。他预料到他的厄运，但是不愿避开，他感觉到那些厄运临头，并且受着它们的折磨，但是拒绝接受别人不停地供给他的随时都能结束那些厄运的良药。总之，这是一个矛盾的性格，德行和恶习的混合体，美好的感情和邪恶的行为的一生不变的对照。我所描画的画面的内容便是这样。明智的人绝不会将这一类的作品看成是无用的东西。这本书会使得读者愉快高兴，除此以外，人们还能在书里发现许多可以引为教训的情节；在我看来，读者能在娱乐中得到训海，这是对读者最重要的贡献。

我们在想起道德教训的时候，看见它们又被人尊重，同时又被人忽视，是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我们要探讨人心如此古怪的原因，人心对那些善和完美的概念非常崇敬，而在具体行动中却与它们背道而驰。如果具有某种程度的知情达理的人愿意研究什么是他们日常谈话，甚至他们单独梦想的最普通的内容，那么，他们会很容易地看出来，几乎总是一些与道德有关的思考。他们生活中最甜蜜的时

^①由于这本书是《回忆录》的一卷，所以作者这样说。

刻便是单独一个人，或者和一位朋友在一块儿敞开心胸，探讨德行的美丽，友谊的温暖，获得幸福的方法，使我们远离幸福的天生的弱点，以及可以医治那些弱点的良药。贺拉斯和波瓦洛^①指出这种谈话是组成幸福生活的面貌的那些最美好的线条中的一种线条。一个人这样容易地从那些崇高的理想落下来，很快地和一般凡夫俗子混在一道，这是怎样发生的呢？如果我下面引证的理由不能明确地解释我们的理想和行动的矛盾，那便是错了。这个理由便是：所有的道德教训，只是一些一般的空洞的原则，很难个别地应用到习俗和行动的细节中去。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出身良好的人都感到温和和人道是可爱的德行，一心想实行它们，但是，是否到了实行的时候了呢？他们经常就迟疑不决了。这真的是实行的机会吗？他们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吗？他们没有把对象弄错吗？千百种困难拦阻着他们。他们想行善，施舍，但又惟恐受人欺骗；惟恐过于显得温柔多情，被人视为软弱，总之一句话，对于义务，惟恐尽得过份，或者是没有尽到。这些义务，是极为模糊地包含在人道与温和这些一般的概念里的。在这种踌躇不定当中，只有经验和事例才能合理地决定人心的趋向。不过，经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容易得到的好处，它是依靠着命运女神^②给人安排的不同处

①波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著有《诗的艺术》。

②命运女神，是希腊 罗马神话中的女神，掌管人类命运。

境的。于是，只剩下事例能够使许多人在实行德行的时候得到可以遵从的规则。

象本书一样的作品，才能够对这样的读者有莫大的用处，至少，正派的、有理智的人写的作品是这种情形。人们在这本书里看到的每件事情，都是一线光明，一个补阅历不足的教训；每个冒险的经历都是可以供人当做前车之鉴的事例，只要适合自己的处境就行。整本作品是一部容易遵照实行的道德论文。

一个严肃的读者看到我在这样的年纪还提笔写关于命运和爱情的冒险故事，也许会感到愤慨，但是，如果我上面说的一番道理是正确无误的话，它们会为我解释，如果它们本身就不对，那我的错误将是我的辩解。

第 一 部

我必须使我的读者回溯到我一生中的那个时期，当时我第一次遇见格里欧骑士。时间距离我动身去西班牙大概五六个月光景。虽然我一向深居简出，然而由于对我女儿的宠爱，我有时也从事一些短途旅行，不过我总尽可能地缩短旅程。

有一次，我的女儿请求我去鲁昂①，在诺曼底②法院办理一宗土地继承的手续，那些土地是我从我的外祖父手中得来，现在该由她继承的。那天我从鲁昂回来，路过埃夫勒③，第一夜就住在那里。第二天，我到了五六里④外的帕西⑤，打算在当地吃午饭。当我走进这个城镇的时候，我看见所有的居民都显得慌慌张张，感到非常惊奇。他们从自己家里跑出来，成群结队奔到一家下等旅店的门口。

① 鲁昂，巴黎西北方的大城，是旧诺曼底省的省会。现在是塞纳滨海省的省会。

② 诺曼底，法国古省名，在法国的西北部，濒英吉利海峡。

③ 埃夫勒，是现在厄尔省的省会。在鲁昂以南。

④ 里，原文应译做法里，约合华里九里，现简译做里。以下凡译做里的都是法里。

⑤ 帕西，在埃夫勒的西边。

在那里停着两辆有篷马车。马还没有卸下，又累又热，直冒气，看得出来，这两辆车子刚刚到达这里。

我站住了片刻，想知道这场骚动发生的原因，但是，从那些充满好奇心的百姓的嘴里，我探听不出什么究竟来，他们一点也不理睬我的询问，只顾乱哄哄地向那家小旅店拥去。后来，一个背着皮带、捐着一支鸟枪的警士在门口出现了，我向他招招手，叫他过来。我请求他把这场骚动的起因告诉我。

“并没有什么事情，先生，”他对我说，“有十二个妓女，我跟我的伙伴领她们去勒阿弗尔·德·格拉斯^①，再从那儿教她们乘船上美洲。这十几个妓女当中有几个人长得很漂亮，准是这个原因引起了这些乡下人的好奇心。”

如果没有一个从旅店里走出来的老太婆的叫喊声把我吸引住，那我听了这番解释，早就走开了。那个老太婆合起双手，大声嚷着，说这是一件野蛮的事情，一件又怕人又叫人可怜的事情。

“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她。

“啊，先生，请进来吧，”她回答说，“请来看看这个场面是不是叫人看了伤心？”

好奇心使我下了马，我把马交给了我的马夫。我费力地穿过人群，走到里面，果然看到了使人心动的东西。

那十二个女人六个一排，分成两排，一条长锁链缚住

^①勒阿弗尔·德·格拉斯，在塞纳滨海省的海口，现叫勒阿弗尔。

了每个人的腰部。其中有一个人，她的神态和容貌跟她此时此地的处境很不相称，如果在另外一种境况当中，我会把她看做是最高尚的贵妇。她神情忧郁，里外衣服都肮脏不堪，然而却不能怎样影响她的美丽，因此我一见到她，就对她起了尊敬和怜悯之心。不过她在锁链允许她的程度以内，尽可能地转过身去，想使她的容貌避开那些来看她们的人的眼睛。她极力要使自己躲起来的动作是这样自然，仿佛出自一种怕羞的心理。

六个押送这群不幸的女人的看守也在这间房间里面，我便特地把他们当中那个领头的请过来，向他探听这个美丽的姑娘的身世。他只能告诉我一些极其一般的情况。

“我们是从妇女教养院①里把她带出来的，”他对我说，“奉的是警察总监中将先生的命令。很明显，她要是品行端正是不会关在那个地方的。一路上我问了她好多次，她始终不肯回答。虽然我没有得到命令要对她另眼照顾，可是我总有点儿特别优待她，因为我觉得她比她的同伴要高贵一点。”这个警士接着又说道：“您②瞧那儿有一个年轻人，对她遭到不幸的原因，可能他告诉您的要比我说的清楚：打从巴黎开始，他就跟着她走，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淌眼泪。他不是她的兄弟，就准是她的爱人。”

我向屋角转过身去，看到那个年轻人坐在那儿。他象

①妇女教养院，是专关妇女的监狱。

②法语中尊称对方时叫“vous”，现译做“您”；表示亲近或轻视时叫“tu”，书中译做“你”。

深深陷入梦幻中一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比他更痛苦的形象了。他的衣着非常简单，但是一眼看去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出自世家受过教育的人。我走到他的身边。他站起来了。从他的眼睛，他的面貌，以及他所有的动作，我都能发现一种极其文雅高贵的神气，使我自然而然对他发生了好感。

“但愿我一点没有打扰您，”我坐到了他的身边，对他说。“我了解这个美丽的女人的事情，您愿不愿意满足我的这个好奇心？我似乎觉得，象她这样的人，绝不应该落到眼前我所看到的这样悲惨的地步！”

他坦率地回答我说，如果他要告诉我她是谁，就得介绍他本人的情形，而他由于一些重要的理由，希望我不要让人家认识。

“不过，我可以告诉您这一点，”他指着那几个警士继续说道：“这是连那些可恶的家伙也很清楚的，便是我爱她爱到狂热的程度，以致于她使我成为人间最不幸的人。在巴黎我曾经用尽一切办法想恢复她的自由。四处请求，使用计谋，诉诸武力，对我都毫无一点用处。我决定跟她走，即使她走到天涯海角。我要跟她坐船到美洲去。但是，最不讲人道的东西，就是那些混帐家伙不肯让我走近她。”他谈到那些警士，又说下去。“我本来的计划是打算走到离开巴黎几里路远的地方公开袭击他们，我邀集了四个人，他们看在一笔巨款的份上答应帮助我。这班毫无信义的小人到时候却让我一个人动手，他们拿着钱溜掉了。我不可能用武力达到目的，只好放下武器。我向警士

们提出，请他们至少同意我随着他们同行，我答应给他们报酬。对钱财的贪心使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他们每给我一次机会跟我爱人自由谈话，就要我付一次钱。我的钱袋不久就完全空了，现在我变得一文不名，因此我朝她走近一步，他们都用蛮横的态度把我粗暴地推开。有一次，我不顾他们的威胁，走近了她，他们竟蛮不讲理地朝我举起了枪口。为了满足他们的勒索，好使我能够继续徒步跟着走，我不得不在这儿把我一直骑到现在的一匹弩马卖掉。”

虽然他在讲话的时候显得相当镇静，但是等到讲完以后却淌出了几滴眼泪。这段叙述我觉得非常离奇非常感人。

“我并不勉强您把您的秘密告诉我，”我对他说，“但是，如果我能对您有什么用处，我愿意为您效劳。”

“天呵，”他又说道，“我是一点儿希望也看不到了，我不得不忍受命运的严酷折磨。我要到美洲去，在那边我至少可以自由地和我所爱的人在一起。我已经写信给我的一个朋友，请他寄点钱到勒阿弗尔·德·格拉斯帮助我。我唯一的困难便是无法到达那儿，同时，”他忧郁地看着他的爱人，又说了一句，“无法使得这个可怜的女人在路上过得舒服一些。”

“好吧，”我对他说，“我来解决您的困难：这儿有一点儿钱，请您收下来；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帮您别的什么忙。”

我给了他四个金路易^①，在交给他的时候没有让看守们看到；因为我断定如果他们知道他有了这笔钱，就会对他们的帮助开出更高的价钱。我甚至想到跟他们商谈一下条件，好让这个年轻的情人可以有继续和他爱人谈话的自由，一直到勒阿弗尔为止。我向那一个领头的打了个招呼，要他过来，然后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他虽然厚颜无耻，好象也显得不好意思。

“先生，”他神情不安地回答我道，“并不是我们拒绝他跟这个女的说话；但是他想老是待在她的身边，这对我们说来就挺不方便了。他为这种麻烦事付点代价是极其公平的啊。”

“那么，”我对他说，“要付多少报酬才能使您不再感到挺不方便呢。”

他竟大着胆子向我要两个金路易。我立即付给了他。

“不过您得当心，”我对他说，“不许再勒索诈骗什么了：我要把我的地址留给这个年轻人，好教他可以通知我。您要明白，我是有权叫人惩罚您的。”

这件事我一共化了六个金路易。

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向我道谢，他那种文雅的态度和诚挚的谢意，使我完全相信他出身名门，值得我慷慨解囊。我在走开以前，对他的爱人说了几句话。她带着非常温柔妩媚的怕羞的神情回答我，我在走出来的时候，不禁对女人的难以理解的性格发生无数感慨。

^① 法国旧金币，值二十个法郎。

我回到乡间独居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件事情的下文。将近两年过去了，我已经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一直到后来，一次偶然的巧遇，才使我又有机会把整个儿事情从头到尾全弄清楚。

我和我的学生某侯爵从伦敦到了加来^①。如果我记得丝毫不错的话，我们当时住在一家金狮旅馆里。因为某些理由，我们不得不在那儿待上一个整天和一个晚上，下午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我相信我看到了那个我曾在帕西遇见过的年轻人。他的穿着极其破旧，脸色比我上次见到的还要苍白。他手上抱着一只旧皮包，光景是刚刚到达城里。但是，由于他外貌长得非常英俊，认出他来是挺容易的，我立刻就看出是他。

“我们到这个年轻人跟前去。”我对侯爵说。

当他认出是我以后，他的快乐真是言语难以形容。

“啊，先生！”他吻着我的手，大声说道，“我又可以有一次机会向您表示我终身难忘的谢意了！”

我问他从哪儿来。他回答我说他是由海道从勒阿弗尔·德·格拉斯来的。不久以前，他刚从美洲回来。

“看你样子不象有什么钱，”我对他说，“请您到我住的金狮旅馆去，我一会儿就回来看看您。”

我回到旅馆以后，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的不幸的遭遇的详细经过，以及他美洲之行的情形。我不停地安慰他，并且关照别人不要让他短少什么东西。他没有等我催他，

①加来，是法国港口，过英吉利海峡即是多佛尔。